戲劇研究　第8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11年7月　　頁21-58

晚清新知識空間裏的學生演劇與中國現代劇場的緣起*

鍾欣志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候選人

前言

凡對中國現代劇場稍有研究之人，都不難看出學生演劇在其中的特殊地位。二十世紀初的春柳社、二〇年代的「愛美劇」，以及抗戰時期的巡迴劇團……只是其中特別凸顯的例子。做爲中國現代劇場的重要面向之一，學生演劇的發生及其早期發展歷程實具重要意義。本文主要探討晚清上海非教會學校的戲劇活動，研究的時間範圍大致從一八九六年聖約翰書院開始演劇活動起，至一九一〇年民立中學的演出引起官府查禁爲止。[1]

中國的學生演劇並不始於晚清。明朝萬曆年間，澳門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 de Macau，1594-1762）就曾有過結合教學活動或宗教儀式的戲劇演出。[2]只是從劇場變革的角度來說，我們尚無法肯定這間葡萄牙天主教士創辦的

* 本文最初發表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日本大阪大學兩校戲劇系合辦的碩博士生戲劇學術研討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2011年5月21-22日），感謝會議評論人及與會老師提供的各項意見，同時亦十分感謝兩位期刊審查人的批評與鼓勵。

1 限於篇幅，晚清教會學校的演劇活動當有另文詳述之。關於上海聖約翰書院學生演劇的初步研究，或可參閱鍾欣志：〈清末上海聖約翰大學演劇活動及其對中國現代劇場的歷史意義〉，《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8-51；以及本文第一節。

2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3-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校曾對中國或廣東一地的戲劇有過任何影響，於是也無從討論它與中國現代劇場的關聯。相較於此，十九世紀末陸續創辦於上海的教會學校更加直接地影響了中國劇場的變遷。

在中國近現代劇場的相關研究中，傳統戲曲的現代化與話劇時常被視爲兩個不同的研究範疇，我嘗試以「中國現代劇場」一詞同時涵蓋兩者。晚清學生演劇——包括東京的春柳社——事實上有戲曲也有話劇，更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混合形式。目前對晚清學生演劇的討論，幾乎都集中在話劇史的範疇內，於是討論的重點也常以學生的演出形式是否帶唱，或者是否具備「話劇」意識爲主。從現代劇場的角度觀之，學生演劇本身的重要性其實大過演出採用的形式。

所謂「新知識空間」，指的是晚清新式學堂、報刊等各種西學機構在密切互動之下共同開創的文化領域。[3]從各方面來說，學生的戲劇活動都可視爲新知識空間的重要一環。當演出在校內進行，學生演劇不乏對校外人士的吸引力，同時新興報刊媒體也會注意這項挑戰傳統規範的課外活動。當學生演劇走出校園，他們得以擴大接觸的觀眾層面，影響力也隨之加增。此外，許多學堂的戲劇活動都有教員參與其間，這些老師本身也多是早期學堂的畢業生，他們自然共同創造了演劇活動所形成的新知識空間。

過去我們對晚清上海學生演劇的認識，幾乎完全仰賴當年參與者的記述。[4]這些記述雖然十分重要，但多半寫於二、三十年之後，做爲史料的價值難免引人質疑。本文將以清末民初報刊、文牘等資料對劇人留下的回憶進行辨析，試圖釐清晚清上海學生演劇的來龍去脈，並據此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段時間相關演出的基本資料，可參見文末附錄。

一、教會學校的創舉及其對非教會學校的刺激

西方社會的學生演劇行之有年，不足爲奇，有些還曾對主流劇場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5]對中國傳統士人來說，學生演劇不但是錯立其身，還是對社會規

[3] 李長莉：〈晚清上海的新知識空間〉，《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222-237。

[4] 包括朱雙雲的《新劇史》（1914）、鴻年的〈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1922）、汪優游的〈我的俳優生活〉（1934）以及歐陽予倩的〈談文明戲〉（1958）。

[5] 例如英國伊麗莎白時期劇場（Elizabethan Theatre）中的「大學才子」（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範的僭越，甚至象徵著道德敗壞、禮教淪喪。王韜（1828-1897）在一八九〇年記述自己海外遊歷經驗時，寫下他受邀觀賞蘇格蘭杜拉書院（Dollar Academy）學生演劇的感想：「習優是中國浪子事，乃西國以學童爲之，羣加讚賞，莫有議其非者，是眞不可解矣！」[6]王韜在租界及海外與西方文化的密集接觸，使他成爲有別於傳統士人的新知識份子，[7]但對學生演劇一事，他並未顯出與傳統價值太大的差別。就在王韜寫下這些話不久後，承襲西方教育觀點的上海教會學校便開始了中國學生「習優」之舉。

位於梵王渡的聖約翰書院（St. John's College，1905年改制爲大學）重視英語教學，在該校充滿文化混雜風氣的環境中，學生先在教師指導下以原文演出西方經典，隨即開始自行編演中文戲。一八九〇年起，聖約翰書院的科學教育已全部使用英語進行。一八九六年校長卜舫濟（Francis L. Hawks Pott, 1864-1947）所主導的體制變革和英語教學方案，[8]加上他對戲劇的重視，合而促成了同一年開始的莎劇表演。在卜舫濟的建議下，聖約翰的教師和高年級學生共同在校內組成了一個戲劇社。負責校刊編輯的學生十分清楚地認識到，這件事「對中國學生是項空前的創舉」。[9]戲劇社以《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的法庭一景作爲他們的首演戲碼。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八日的夏季學期結業式上，由十位學院高年級爲主的學生合作演出。[10]

自此之後，聖約翰書院在夏季學期結業式安排學生登臺演劇已成慣例。從一八九六到一九〇九年，若非遇上不可抵抗的因素，這項傳統可說從未間斷。他們在歷年夏天演出的英文戲以莎劇精選片段爲主，十多年間演過的劇目包括《威

Wits）。

6 〔清〕王韜：《漫遊隨錄》（上海：點石齋印行，出版年不詳），卷1，頁6。

7 參見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the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8 在卜舫濟的主導及聖公會上海主教的支持下，聖約翰書院於1896年擴建爲「廣學館」（修習文理科）、「醫學館」和「聖教書館」（修習神學），其中廣學館的學制是三年，醫學館四年，需預館畢業或同等學力方能就讀，聖教書館則招收文理科畢業生，學制三年。最重要的變革是，三館除國文課外，都採英語教學。參見徐以驊：《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8；以及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p. 40-41.

9 "A Dramatic Club,"*St. John's Echo* 7.4 (20 August 1896): 2.

10 "St. John's College, Jessfield. Closing Exercises,"*North-China Herald* (24 July 1897): 1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尼斯商人》、《凱撒大帝》、《哈姆雷特》、《亨利八世》、《如願》、《馴悍記》、《仲夏夜之夢》……等等，每次演出都對服裝與表演技巧十分重視，而不只是拿莎士比亞的文本做爲語言練習的工具。借由實際排練和演出莎劇片段，聖約翰書院的學生以最爲直接，卻很可能最不輕鬆的方式面對西方經典，這些文本也成爲他們劇場實作的練習題。[11]

在外文演出的影響下，聖約翰書院戲劇社很快就開始編演中文劇作。該校第一齣中文戲《薄情郎》（*Twice a Bride, or the Ungrateful Husband*）改編自馮夢龍《喻世明言》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一場校內集會首演後，又成爲聖誕夜慶祝會的節目之一。[12]之後兩年的聖誕晚會都只有音樂節目，沒有戲劇表演，直到一九〇〇年聖誕夜，聖約翰劇社才又演出《笨賊一對》（*The Two Thieves*），劇情大致如下：

> 叔姪二人齊心作賊，叔叔還從侄子那兒學得偷竊的本領。兩人欲向一富人家行竊，卻幾乎爲其家僕所逮。在巡夜人的追捕下，他們躲進廟裏，把自己假扮爲城隍爺和其中一名隨從。巡夜人在廟裏遍尋無著，氣憤之餘把叔姪假扮的神像痛揍三下。他們剛走出廟，叔叔便忍痛不住叫出聲來，這聲叫喊立刻將巡夜人引了回來，兩人只有穿幫就逮。這對笨賊被帶上公堂，滿大人令其招供後，將他們下在監裏。[13]

從這一年起，在聖誕夜的慶祝會演出自編中文劇作，成爲聖約翰書院的另外一項戲劇傳統。[14]

---

[11] 清末十數年間，只有1897和1898兩年夏天演出的不是莎劇。1900年7月該校受義和團事件影響取消結業式，原本安排好的戲劇表演未能進行。1903年7月15日的結業式被暴雨中斷，演出也臨時取消。參見 "The Sudden Break-up and the Re-opening of the College," *St. John's Echo* 11.5 (20 October 1900): 3. 以及 "The Closing Day," *St. John's Echo* 14.5 (20 October 1903): 2.

[12] "An Entertainment" and "Christmas Entertainments," *St. John's Echo* 9.1 (20 February 1898): 5-7.《薄情郎》也可能直接改自現成相關劇目如《金玉奴》。又，本文（含附錄）所有依據聖約翰書院英語校刊論及的中文劇名，皆由我自行翻譯而成。

[13] "Christmas Festivities," *St. John's Echo* 12.1 (20 January 1901): 2.

[14] 民國成立前唯一的例外是，1905年底因爲上海「大鬧會審公廨案」所引起的動亂，聖約翰書院被迫取消聖誕節的慶祝活動，讓學生直接放假返家，校內戲劇社花了一個月時間準備的一齣喜劇，也隨著慶祝活動一併取消。見"News Column," *St. John's Echo* 17.1 (February 1906): 4. 關於上海租界這起嚴重衝突，可另參見顧德曼著，宋鑽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每年參與聖約翰書院夏季學期結業式和聖誕晚會的觀眾，除了校內成員之外，還有不少上海地區的外賓。這些賓客包括中國官員、教會人士、媒體記者、學生家長以及就讀其他新式學堂的年輕學生。對不諳英語的外賓來說，即使他們無法掌握莎劇等英文戲的情節內容，也能注意到演出形式上與傳統劇場的區別。例如《新聞報》主筆孫玉聲出席一八九八年七月的結業式時，便發現《乞丐王子》（*The Beggar Prince*）一劇「有白無曲」的特點。[15]另一位當時十分活躍的京劇票友鮑鶴齡（皖南野鶴），也曾以「做而不唱」形容聖約翰戲劇社團的演出。[16]

透過現場來賓及報刊媒體，聖約翰書院對上海學生演劇形成一定程度的示範作用。許多該校學生在畢業後成爲其他新式學堂的師資，也應對傳播這項有違傳統觀念的課外活動有所影響。清末上海學生演劇幾所代表性的學堂如南洋公學、南洋中學（原育材學堂）和民立中學，都有聖約翰的校友擔任教職。[17]

目前所知最早「聞風踵效」聖約翰書院的非教會學校，是一九〇二年二月中旬，官辦的南洋公學裏有學生利用年假時間在學校教室演出自編新劇。[18]南洋公學的創舉主要由該校中院二班的學生主導，也有校內教師參與其間。這群學生在學校教室連續演出了四個晚上：頭一晚演《六君子》，第二晚和第三晚連續排演小說《經國美談》，吸引不少校內同學和教師前往觀賞。這次演出原本到此爲止，因又有教師「將拳匪亂事始末編排成戲」，且「諸生不敢重違教員之命」，於是又多演了一晚。[19]

南洋公學在一九〇二年十一月發生一起稱爲「墨水瓶事件」的重大師生衝突，引起大批學生退學出走。[20]原本在中院二班的學生任家璧出走後轉至育材學

---

15 漱石生（孫玉聲）：〈萬航渡聖約翰書院歇夏散館記〉，《新聞報》第1版，1898年7月22日。

16 立羣（鮑鶴齡）：〈滬上演戲界記略〉，《國華報》第1期（1908年5月）。由此可知，在春柳社成立於東京之前，上海學生其實已經開始接觸並演練西方話劇的表現方式。

17 漱石生：〈萬航渡聖約翰書院歇夏散館記〉：“Mr. Z. T. Woo’s Marriage,” *St. John’s Echo* 10.6 (20 December 1899): 2；熊月之、周武：《聖約翰大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76。當時報刊上所寫的各學堂名稱常見同音假借的情況，學堂本身也可能自行改名。這方面可參考〈上海大中小各學堂一覽表〉，《寰球中國學生報》第1期（1906年6月），中文頁47-60。

18 朱雙雲：《新劇史》（上海：新劇小說社，1914年），「春秋」，頁1-2。

19 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戲雜誌》，嘗試號（1922年），頁38-39。

20 〈記南洋公學學生出學事〉，《中外日報》第1板，「論說」欄，1902年11月23-24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堂就讀；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七日，他利用學校舉行孔子祭典的機會，在典禮上組織演出了庚子年聯軍占領北京與江西教案兩則故事。[21]這兩次非教會學校的演劇活動進一步推動了上海學生演劇的風氣，也在許多方面顯示出上海學生演劇的基本傾向。

南洋公學和育材學堂的演出主要取材時事和新知識空間的出版品。《六君子》又名《戊戌政變紀事》，[22]多半根據梁啓超一八九九年出版的《戊戌政變紀事本末》一書編成；《經國美談》譯自日本政治小說，一九〇〇年曾連載於《清議報》，講的是古希臘「齊武國」（即底比斯城邦）志士推翻專政，重建民主制度的故事。這些素材反應出學堂學生的內在關懷，以及他們接受西學教育後有別於傳統文人的知識體系。國家政事明顯是這些演劇活動的焦點。不論戊戌政變或庚子拳亂，都是國內不久之前的劇烈動盪，它們直接涉及中國自身政體的轉變，以及它跟世界的緊張關係——這都是早期非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所一再搬演的主題。透過異議份子的出版品和租界裏的新式報刊，學堂學生保持對政局的密切注意，並顯然無法滿足於置身事外的關懷而已。在編演時事或政治小說的過程中，他們爲自己創造了更深一層的政治參與感。

進一步來說，雖然我們無法確知上述戲碼的詳細內容，但《六君子》裏想必包括譚嗣同（1865-1898）、劉光第（1859-1898）……等人的事蹟，聯軍占領北京和江西教案的故事應也不乏皇親國戚、滿漢大臣與中國拳匪、外國將領等角色。[23]二十世紀初年的上海學堂學生或許未曾身處這些重大時事的歷史現場，但他們的生活語境——從就讀的學堂到吸收新知的管道，乃至他們畢業後可能面對的出路問題——無一不受到這些事件的直接影響。藉由想像並再現近年政治舞臺上的要角，青年學生的演劇活動不單只是追憶國家的過往，更可成爲他們理解現況的方式。

21　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頁39；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1期（1934年6月15日），頁93；張軍：〈子虛烏有的早期話劇開山之作：《官場醜史》——兼論以南洋公學爲中心的上海初期學生劇活動〉，《戲劇》（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頁78。

22　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頁39。

23　關於庚子年江西境內因拳亂而起的教案，可參見趙樹貴：《江西教案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合趣味以演時事：以民立、南洋中學為中心

一九〇四年十月六日，民立中學、育材學堂——此時已改名爲南洋中學——等幾所上海學堂聯合祭孔，當日由兩校師生合演了《監生一班》、《拘葉》、《刺馬》、《張廷標被難》四齣自編新劇。此例一開，民立和南洋兩所私立中學隨即成爲一九〇〇年代上海非教會學校學生演劇的重要代表。他們的演出題材，也延續了前述兩次非教會學堂演劇中，新興知識社群對國家時局及自身處境的強烈觀照。

《監生一班》共有〈鄉試〉、〈回鄉〉、〈訪友〉、〈開學〉、〈散館〉、〈遇騙〉、〈醉酒〉、〈被刦〉、〈遇友〉、〈約亭〉、〈行竊〉、〈報官〉、〈質審〉、〈押候〉等十四場。[24]從分場子目的名稱來看，這齣戲的情節很難擺脫嘲弄監生的嫌疑。參與這齣戲的學堂中人，明顯將監生視爲一群有別於自己並充滿品德瑕疵的「他者」。演出此劇的學堂學生，彷彿正透過扮演這些舊制度下的生員凝聚他們的自我認同，進而宣告自己做爲新社會群體的特殊身分。

《拘葉》和《刺馬》取材自剛出版不久的《近世中國秘史》。該書由韓文舉（1864-1944）摘錄多種清朝的官書和私人筆記編輯而成，並加上編者個人的圈點、眉批及按語。[25]對於注意《新民叢報》、《新小說》等時興刊物的學堂中人，韓文舉（或其筆名捫蝨談虎客）早已不是陌生的名字。他的名氣也許不如梁啓超響亮，卻也是這些新知識與新思想代表刊物的重要撰稿人。此書還有梁啓超爲之作序，必然增加了上海學子對它的興趣。韓文舉解釋自己的編書動機說：「近日學校教科書於國史無一善本，近世史尤感缺乏，此篇可以爲中學校教師參考之用，頗增興味也。」[26]在此前提之下，《近世中國秘史》自然爲學堂師生所

24 〈育材學生演戲續誌〉，《警鐘日報》第3板，1904年10月7日。

25 《近世中國秘史》同時出版第一編和第二編，編者自序的時間是「甲辰六月」，即1904年孔子誕辰日兩個月前。第一編裏的〈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錄自薛福成的《庸庵文續編．卷下》，第二編的〈記張汶祥〉則同時錄自王嘉禎的《在野邇言．卷之八》與薛福成的《庸庵筆記》。《拘葉》和《刺馬》兩齣戲的分場子目名稱在內容和故事順序上都符合《近世中國秘史》收錄的內容。另外，文友會1905年2月編演的《捉拿安德海》同樣可從這本書中找到素材。見捫蝨談虎客：《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第二編，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5、16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26 捫蝨談虎客：〈例言〉，《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5輯，頁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注意。

我們不知道這本書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上海學堂的歷史教學，但根據汪優游的回憶，《拘葉》一劇是由民立中學的教員編成，而非登臺的學生。[27]該劇演出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兩廣總督葉名琛（1807-1859）與英軍衝突時一度取得軍事上的勝利，但最終廣州城破、被俘至國外的故事，分爲〈聞警〉、〈召釁〉、〈攻城〉、〈焚館〉、〈下書〉、〈陷粵〉、〈出虜〉等七場。[28]在韓文舉看來，葉名琛在廣州被擄後，「中國國民之易與，歐人其洞見之矣！」英軍攻陷廣州前，葉名琛一度對禦敵之事信心滿滿，加上他沉迷於宗教信仰，種種行止使韓文舉回顧此事變時，「益知義和團前後政府之變相，非偶然也。」[29]這項觀察爲四十多年前廣州的中外衝突賦予了強烈的現實意涵，亦足以引起新式學堂師生的共鳴。

《刺馬》演的是一八七〇年張汶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1821-1870）一事，此爲同治年間的大案，很早就被編成戲曲上演。[30]一九〇四年兩校學生合演的《刺馬》分爲〈被擄〉、〈結義〉、〈私逃〉、〈投曾〉、〈立功〉、〈受職〉、〈背盟〉、〈行刺〉等八場。[31]在二十世紀初，張汶祥行刺清朝要員的案件直接牽動著新知識空間裏越來越多有關暗殺與革命的討論。受俄國無政府主義（時稱「虛無黨」）的影響，最晚自一九〇二年起，許多在日本及上海發行的刊物都有鼓吹、研究、分析暗殺手段的文章，甚至在論者筆下被賦予「任俠」的浪漫色彩。[32]革命黨、保皇黨開始進行的暗殺行動，[33]其結果不論成敗，都已在官民心中形成對暴力政治的想像及關注。在宣傳革命與排滿思想的《黃帝魂》

27 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1期（1934年6月15日），頁93。

28 〈育材學生演戲續誌〉，《警鐘日報》第3板，1904年10月7日。

29 捫蝨談虎客：《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頁118-119。

30 1871年4月4日張汶祥被官府正法，4月24日曾國藩便聽聞「有編造戲文譏諷馬帥者。」見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三）》（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頁1771、1841。

31 〈育材學生演戲續誌〉，《警鐘日報》第3板，1904年10月7日。

32 吳潤凱：〈復仇與革命——清末「暗殺潮」透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98期（2006年12月），頁66-75；陳佑愼：〈革命與暗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政治暴力的初步考察〉，《國史館館刊》第25期（2010年9月），頁9-20。在上海中學生演出《刺馬》同一年出版的《中國白話報》第2期（1904年1月2日）刊有京調劇本《博浪錐》，描述張良和朱報密謀在博浪沙伏擊秦始皇；該報第17、18兩期（8月1日、8月10日）又有專文〈論刺客的教育〉，其中把張汶祥與專諸、豫讓……等共同列入刺客教育方案中「誘導歷史的信仰」部份。

33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頁115-1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04）書裏，張汶祥被視爲敢於謀刺大官的先驅，書中稱讚其視死如歸的精神，頗有激勵來者的意味。[34]韓文舉的《近世中國秘史》也以「遊俠」比擬張汶祥的行動，謂其「刺殺大臣，實始張生，可不謂人傑也哉？」[35]以此觀之，學堂學生以刺馬案入戲的舉動，很難不引人側目。若是考量演出的地點並非滬北租界，而是在中國政府管轄的地區，[36]《刺馬》不畏挑動官方敏感神經的演出，可說十分大膽。次年的祭孔典禮上，學堂學生將繼續演出以暗殺爲主題的劇作。

《張廷標被難》的故事敘述庚子年間東北人張廷標在逃難途中受俄兵迫害，最終家破人亡。此劇取材「對俄同志會」在上海發行的機關報《俄事警聞》。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六和十七日，該報刊登了一則題爲〈張廷標死的情形〉的白話故事，借此警告大眾俄國侵占東北之事。一九〇四年初，上海「文學會」又把張廷標受難的情形畫成一幅〈明恥圖〉，配上文字說明，以低廉的價格售出上千張之多。[37]上海學生演出此劇時，日俄戰爭仍在東北如火如荼進行著。張廷標命喪俄兵之手的故事本就驚心動魄，此時，舞臺上的殺伐直接投射出學生對東北時局的關注。

《張廷標被難》的編劇汪效曾（1888-1937）剛於前一年進入民立中學就讀。在此之前，他已是傳統劇場的常客，並觀賞過一九〇三年育材學堂的祭孔戲，對粉墨登場一事十分嚮往。一九〇四年的祭孔典禮給了他一償宿願的機會。當日，他不但演出《拘葉》的主角葉名琛、《監生一班》的一名婢女，並在《張廷標被難》中自飾張廷標之妻。[38]汪效曾日後將以「汪優游」之名投入職業劇壇，成爲中國現代劇場的重要人才（參見圖二），一九〇四年的祭孔典禮，便是

34 黃帝子孫之一人（黃藻）：《黃帝魂》（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8年），頁269-278。原書初版於1904年1月22日，未註明出版單位。《中國白話報》第2期（1904年1月2日）有上海鏡今書局1月7日即將發行此書的廣告。

35 捫蝨談虎客：《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頁240。

36 演出地點在大東門內北城腳南洋中學校內。

37 上海文學會由「小南門內俞家弄補餘學塾」的教習及學生設立。見〈文明紹介：文學會〉，《中國白話報》第8期（1904年3月31日），頁40。

38 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1期（1934年6月15日），頁93-94。報上所記張廷標之妻的經歷是：「俄國兵……拿住了女主人　要姦淫他……女主人偷著拔了俄國兵腰裡掛的刀　刺死了一個兵　俄國兵恨極了　拿著刀亂砍　女主人儘管罵　就被俄國兵砍死了。」見〈張廷標死的情形〉，《俄事警聞》第2期，1903年12月16日。參見圖一。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初試啼聲的習作場合。[39]這次參與演出的還有王惠聲，也就是文明戲另外一位



【圖一：張廷標之妻受俄國兵凌辱】

39 汪優游說他觀賞育材學堂的祭孔戲之前，已經看過聖約翰書院的聖誕夜中文戲。他在1930年代記道：（見〈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1期，頁92-93）

> 有一年的冬季，同學們邀我到梵王渡聖約翰學校去參觀他們的慶祝耶穌聖誕節，聽說晚上還有學生扮演的新戲。……開幕演的好像是一齣西洋戲，我因爲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沒有感到什麼興趣，後來演的才是一齣中國時裝戲。劇名有些模糊了，好像是《官場醜史》一類名稱……：有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土財主，到城中縉紳人家去祝壽，看見他們排場闊綽，弄得手足無措，鬧了許多笑話。這是套的舊劇〈送親演禮〉，此人回得家去，便中了「官迷」，就有一個蔑騙出來勸他納粟捐官，居然捐得了一個知縣。他於官場禮節一竅不通，由蔑騙指導他演習，這一場又是套的崑曲《人獸關》中的〈演官〉。他到任以後，就遇見一件「老少換妻」的奇案，他無法判斷，官司打到上司那裏，結果他的官職被革，當場將袍套脫去，裏面仍穿著那套鄉下人的破衣服，戲就這樣完了。

這段敘述成爲歷來戲劇史書寫的重要參考，但與實際情況頗有出入。汪優游看到的《官場醜史》，其實名爲《自救》（*Self Help*）。該劇的分場及本事如下：（見"Christmas Eve Festivities in St. John's," *St. John's Echo* 16.1 (February 1905): 19-21）

> 第一幕第一景
>
> 王無度（Waung Woodoo）是位有錢的愚人，缺乏文化素養。他深怕受人欺騙，於是四處尋求一位能夠指點自己的導師。當城內頗具影響力的遠親王無準(Waung Woo-zung)做壽的消息傳來，他迫不及待要去赴宴道賀。他先要僕人指點自己的禮儀，然後才與僕人一同上路。壽宴席間，王無度結識了一位名叫進廣金（King Kwan-king）的知縣，他的應對完全失措，犯了許多可笑的錯誤。
>
> 第二景
>
> 進知縣因缺錢煩惱不已，正設法中飽私囊。他的僕人獻上一策，可用無罪釋放爲交換條件，讓牢裏一名強盜誣指有錢的王無度爲其最近竊盜案的同謀。進廣金依計而爲，使王無度的處境極爲尷尬。爲求擺脫構陷，他在一位無恥友人范蠹（Van-Doong）的建議下，送了七千圓給知縣。
>
> 第二幕第一景
>
> 范蠹建議王無度不妨捐個大官來做，以絕後患。王無度認爲可行，便拿出一萬圓請范蠹辦妥此事。當上大官後，范蠹教導王無度官場進退之道，以及該如何與下屬和上司應對。王無度利用與道台貫維新（Kia Vee-sing）的會面練習學來的官場禮節，結果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重要演員王幻身（參見圖三）。[40]



【圖二：汪優游女裝扮相之一】
資料來源：〈汪優游拈花微笑〉，《快活世界》第2期（1914年10月18日）。



【圖三：王幻身女裝照】
資料來源：〈王幻身女裝小影〉，《快活世界》第2期（1914年10月18日）。

從一九〇三年育材學堂利用孔誕祭典演劇，到一九〇六年底演劇助賑的風氣大開之前，祭孔成爲上海學生演劇的主要時機和名目。清末非教會背景的學堂——不論官辦或民辦——十分重視祭孔，每年的中曆八月二十七日，各校都會舉辦祭孔典禮。[41]基於強烈的文化抵抗意識，晚清文人分別主張過以黃帝或孔子紀年「抗衡」西方國家以耶穌降世爲準的西元紀年。當上海學生以「祝聖」的名義在孔誕日排演新劇時，一方面是模仿教會學校在西洋聖誕夜演劇慶祝的做法，

可笑之至。

第二景

范蠡欠了大筆賭債，於是偷走王無度的官印。王無度陷入莫大恐慌，認爲自己要是找不到印信，腦袋可能不保。他的僕人發現范蠡偷官印時匆忙間留下的帽子。王無度請來算命師傅預測此事結果。最後，一名忠心的僕人透過范蠡的妻子取回印信，范蠡也以竊取官印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自救》的演出時間在1904年聖誕夜，不但晚於育材學堂的祭孔戲，也已經是他在聯合祭孔典禮上初次登臺的兩個多月後。此外，清末聖約翰書院的聖誕晚會，只有1900年曾經上演英文和中文戲各一齣，1904年《自救》之前也未演出其他外文劇。汪優游所謂開幕時演的「西洋戲」，應是聖誕老人出場與現場觀眾寒暄的部分。

40 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頁39；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1期，頁94。

41 吳稚暉：〈南洋公學記事稿〉，《吳稚暉先生全集》卷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頁91-94；〈聖誕致祭〉，《新聞報》第3版，1901年10月10日；〈書某報論學堂拜孔子事〉，《蘇報》，1902年10月17日，轉錄於《時事采新彙選》第6卷（1902年10月30日），頁1-4；以及〈聖教合論〉，《新聞報》第1版，1903年10月20日。

臺灣華語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方面也不無互別苗頭的意味。然而，從儀式的角度來說，學生演劇的加入不僅是項內容上的變化，甚至有可能改變儀式本身的意涵。一九〇四年祭孔典禮上最引人側目之處，在於用時事劇取代了原本的迎神曲和送神曲。[42]祭孔儀式的焦點自然應是孔子，但此時過去演奏的〈咸平〉、〈安平〉等樂章被戲劇演出置換，「祥徵麟緩，萬世攸詩」、「自今以始……莫不率從」一類的歌句[43]換成了封疆大吏遇刺、被俘的故事，由參與祭典的青年學生當場扮演。這場儀式雖以祭孔爲目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也完成了儀式參與者對國家大事的追憶及再現。

從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九年，民立中學每年的祭孔儀式幾乎都有學生登臺演劇，可說已經形成慣例。[44]不過，汪優游和他的同學們顯然無法滿足於一年一次的演戲機會而已。一九〇五年二月的春節假日，[45]他創辦了一個名爲「文友會」的校外學生團體，召集同好演出新劇。十八日（元宵節）當晚六點，文友會在新北門內晝錦牌樓的陳宅大廳——即該會會所內——演出《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和一齣即興編成的時裝滑稽劇。[46]

安德海是同治年間慈禧寵愛的太監，行事跋扈，甚至假借懿旨出宮離京，最後被親王、朝臣及地方官合力誅殺。韓文舉在《近世中國秘史》評道：「蓋穆宗之不能以自力去安德海，猶今上之不能以自力去李蓮英……安德海去而第二之安德海復來，且其凶燄更倍蓰焉！」[47]清楚表示了這則同治年的往事仍舊充滿現實意涵，以及學堂學生之所以編演《捉拿安德海》的原因。除了《近世中國秘史》，文友會成員應該還參考了《二十世紀大舞臺》雜誌裏刊登的《安樂窩》傳奇。這齣案頭劇旨在描寫慈禧太后回鑾後與李蓮英依舊醉生夢死的情狀，並且把兩個角色分別派給「女丑」和「副丑」，充滿嘲諷的意味。戲中因有不少侮辱慈禧太后的話，也引起年長觀眾前來後臺加以勸告。[48]

42　朱雙雲：《新劇史》，「春秋」，頁2。

43　吳稚暉：〈南洋公學記事稿〉，頁92-93。

44　目前無法肯定1907年民立中學的祭孔儀式是否有演劇活動。

45　朱雙雲將這次演出的時間誤記爲「丙午元夜」（《新劇史》，「春秋」，頁2），事實上應是「乙巳元夜」。現行有關當時學生演劇的著作以訛傳訛，幾乎都以朱雙雲記載的時間爲準。

46　〈文友會聚會〉，《新聞報》第2版，1905年2月14日；〈又有文明游戲〉，《時報》第1張第3頁，1905年2月19日；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頁91-92。

47　捫蝨談虎客：《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頁122。

48　靜菴：《安樂窩》，《二十世紀大舞臺》第1期（1904年10月），頁23-30。劇本中雖未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西教案》是一九〇三年十月育材學堂演過的劇目，當時參與演出的學生此時也加入文友會中，重演自己心目中的拿手好戲。汪優游記道，這齣戲引起了「幾個天主教徒向我們提出抗議，說此戲情節足以引起人民與天主教的惡感。」[49]不論《捉拿安德海》或《江西教案》，文友會的演劇活動即使移至校外，依舊著重呈現清末社會的內在張力，而清廷執政的合法性與中外關係，不外是中國在二十世紀初年最爲劍拔弩張，也是新知識空間關切的重大議題。透過非主流的劇場創作，汪優游等人用它們自己的方式參與了相關議題的討論，以另類的姿態一次次地挑戰社會禁忌。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孔誕日，民立和南洋兩所中學分別舉行紀念慶典，也都有各自的演劇活動。目前無法得知民立中學演出的戲碼爲何，而南洋中學演出的則是《官場寫眞》、《闇殺風潮》、《學究改良》等三齣。[50]一九〇六年十月十四日的孔誕日，民立中學再度藉祭孔典禮演劇，觀眾座無虛席。當時參與演出的朱雙雲日後回憶道，這次演了一齣「大鬧公堂的戲」，而他則在劇中飾演一位民眾代表。[51]

朱雙雲本名朱樹鶴（1890-1942），轉入民立中學前在上海敬業學堂及某所速成師範學校就讀。[52]他先是喜歡進傳統劇場看戲，並開始有了自己演戲的念頭。一九〇五年偶然得到機會觀賞了民立中學的祭孔演出，便說服父親讓他轉學至該校。一九〇六年二月農曆春節過後，他如願進入民立中學就讀，隨即參與了祭孔戲的演出。[53]如同汪優游和王幻身，朱雙雲日後也將以此時參與學生演劇的經驗爲根基，成爲中國現代劇場的重要參與者。

李蓮英指名道姓，但稱他「總督太監」、「姓李」，加上故事發生在回鑾之後，實已呼之欲出。《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的〈書太監安德海伏法事〉錄自薛福成的《庸庵文續編．卷下》。汪優游記道，文友會演的《捉拿安德海》是「《大舞臺》雜誌刊載的劇本」，他指的應是《二十世紀大舞臺》。但這份雜誌在文友會演出前出版的兩期中沒有任何描述安德海故事的劇本，應是汪優游記憶有誤。見其〈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頁92。

49 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頁92。

50 〈舉行祝聖會〉，《新聞報》第2張第2版，1905年9月23日；〈論孔子生日大記念〉，《申報》第2版，1905年9月25日。

51 〈民立上海中學堂謹告〉，《時報》，第1張第1頁，1906年10月17日；朱雙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頁62。

52 朱雙雲：《新劇史》，「本紀」，頁10。

53 朱雙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頁6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著助賑江北大水的風氣在一九〇六年底漸次開展，學生演劇也找到他們擴大校外演出規模的管道及名義。利用一九〇七年初的春節假期，朱雙雲和其他多位民立中學學生[54]共同成立了「開明演劇會」，借用南洋中學預科的場地——即小東門內東街仁和里道前小學堂——自二月十九日起以助賑爲名演出兩天，並公開售票。此時汪優游已轉學至南京的南洋水師學堂就讀，趁著年假返回上海的時機，也加入演出的陣容中。這次演出的戲碼皆以「改良」爲名，包括《官吏改良》、《軍士改良》、《家庭改良》、《社會改良》、《教育改良》、《僧道改良》等六齣，每場並加演勸賑戲《災民淚》。[55]

開明演劇會的演出直接呼應了新知識空間層出不窮的改良言論。事實上，以改良爲名編演新劇絕非開明演劇會首創。如前所言，一九〇五年南洋中學的祭孔戲便有一齣《學究改良》；同年十月中旬，上海丹桂茶園也曾推出《神道改良》一劇；[56]此外還有一九〇六年底聖約翰大學及寰球中國學生會的《社會改良》。開明演劇會演出的《教育改良》、《僧道改良》及《社會改良》三齣戲，可說與這些反映改良思潮的新劇同氣連枝。

當時上海許多助賑江北大水的團體盛行編演災情新劇，開明演劇會也順此潮流演出《災民淚》。汪優游以生花妙筆記錄了朱雙雲主演的這齣戲：

---

54 包括王幻身、王偉生、周啓明、張汝範等人，此外還有體操教師張俊甫。見朱雙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頁62；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頁94。

55 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頁94；另參考〈開明戲劇會演劇助振〉，《新聞報》第3張第2版，1907年2月19日；〈學界演劇助振〉，《中外日報》，1907年2月19日；朱雙雲：《新劇史》，「春秋」，頁4；朱雙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頁62。關於開明演劇會的演出時間、場次及戲碼，歷來主要參考汪優游和朱雙雲的回憶，跟我看到的報刊資料有些出入。朱雙雲說演出時間是元宵節，實際上是元宵節前一週。兩種回憶錄都說演了三個晚上，當時《新聞報》和《中外日報》卻說只有兩晚。另外，汪優游說演了十齣以改良爲名的戲，但他只列出四齣劇名，並跟朱雙雲說的六齣戲都吻合，我認爲應以朱雙雲的記述爲準。現行戲劇史多遵照歐陽予倩多年後的說法，認爲開明演劇會演出了《六大改良》，內容分別是「政治改良（演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軍事改良（練新兵）、僧道改良（破迷信）、社會改良（禁煙賭）、家庭改良（誡盲婚）、教育改良（嘲私塾）」。其中，《官吏改良》已改爲《政治改良》，但歐陽予倩並未交代他的依據爲何。見歐陽予倩：〈談文明戲〉，《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第1輯，頁48。汪優游說他曾把《官場醜史》（即《自救》）改編爲開明演劇會演出的《官吏改良》，或許他所描述的《官場醜史》劇情，夾雜了自己所編的《官吏改良》在內。

56 〈丹桂茶園劇目告白〉，〈新聞報〉第7版，1905年10月13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朱雙雲君扮演災民，渾身塗黑，穿著七穿八洞的單薄衣服，時正嚴寒，沒有登台已凍得他全身顫抖，到了台上，更是眞眼淚眞鼻涕一起淌了出來，率引眾難民跪在當台，訴說災區慘狀。看客大爲感動，也有跟著他流淚的，尤以女賓座中都以手帕掩面，不忍卒睹。其時台口燃著一排洋蠟燭以代腳燈，朱君爲求情景逼眞起見，竟伏在台口，拿起一枝洋蠟燭來，推在嘴裡，連啃帶嚼地吞了一枝下肚。他的禿頭老父青士先生，站在台口看見了著急道：「黃毛（朱君的小名）勒啦熱昏（音分）哉，第革物事吃下去，漲點（少停之意）要肚裡作怪革吓！」
>
> 朱君到了後台，果然不出他的老父所料，當眞大嘔大吐起來。到了明天重演災民戲，他原想不再上當，但被台下一陣鼓掌，他情不自禁，又搶了洋蠟燭亂啃。不過他已存有戒心，不敢再往肚中咽，免得蠟燭再到胃裡去作怪。[57]

這段話寫於開明演劇會演出將近三十年後，之後又被朱雙雲本人整段摘錄於自傳中。[58]事隔多年，當事人依舊十分看重這段經歷。從參與者熱情洋溢的記述及當時學生演劇的發展，我們見到這些學堂學生不惜耗費精神，一再爲自己尋求登臺演出的機會。他們熱衷此道的原因之一，想必是在燈光照耀[59]、衆目睽睽的舞臺上享受扮演的樂趣，並得以迎接觀衆的掌聲。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一向有票戲的傳統，但這類活動更像是上層紳商自我娛樂或賣弄風雅的特殊權利，而這項特權從來不屬於青年學子。做爲社會新興群體，晚清學堂學生所受的教育及所面臨的世變使他們萬難按照傳統價值安身度日。當他們反覆投入業餘劇場的工作時，等於是藉著把握一項原本不屬於他們的特權來宣告自己的新身份。從過去的價值觀來說，學生站上舞臺已屬離經叛道，汪優游等人一再登臺演劇自然是對傳統價值的顛覆，但也不無在表演活動中尋求認同的內在動機——包括自我的認同，以及社會的認同。學生演劇之所以能夠藉著助賑風氣迅速發展，便在於參與義賑能夠同時滿足這兩方面的追求。畢竟失去

---

57 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頁95。

58 朱雙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頁63-64。

59 汪優游記道，文友會演出時借用民宅的大廳，「向外搭了一個小戲臺，觀眾坐在露天院子裏……臺口點了四盞大保險燈，又向人家去借了兩盞紗罩煤油燈，場內已覺照耀得如同白晝了。」見〈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15日），頁91。如前所言，開明演劇會演出時也利用蠟燭發揮腳燈（footlight）的作用。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會的認同，學生在舞臺上無論感覺如何良好，演劇活動都將難以維繫。

開明演劇會的售票公演顯然得到不錯的迴響。該會演出時，上海同時有兩年前文友會成員任天樹等成立的「益友社」借到張園內的安塏第大樓（Acardia Hall）演出新劇，並邀請開明演劇會前往助演。由於經費不敷，便以助賑的名義售票演出。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益友社於安塏第順利公演。[60]藉著助賑江北大水之名，上海學生演劇在校外得到了更多演出機會。從開明演劇會與益友社的合作開始，非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不再侷限於學堂或民宅之內。他們從南邊縣城移向北邊的租界，並進入上海重要的公共空間及娛樂場所之中，直接面對更廣泛的社會階層。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五日，開明演劇會——此時已更名開明學會——與上海學生調查會合作，以「聯合遊藝會」之名在春仙茶園演出。[61]隔年七月十九日，開明演劇會及益友社的班底組成「一社」，以助賑廣東水患的名義在天仙茶園售票演出。[62]八月十二日，一社部分成員又改組爲「仁社」，以助賑安徽水災的名義再度公演於天仙茶園。[63]一九〇九年二月五日，一社、仁社與其他上海新知識社團合組爲「上海演劇聯合會」，盛大公演於春桂茶園。該會還至蘇州巡演，返回上海後又在張園安塏第公演。[64]短短幾年之內，南洋中學和民立中學已經成爲上海學生演劇極爲重要的人才來源。以這兩所中學校友爲班底的新劇社團從校園出發，逐步爭取到職業劇場中的演出機會。他們演出的劇目，絕大部分都是自行編撰的作品，且依然不脫對時事及社會變遷的敏感。

舉例來說，一社演出的《一劍憤》，內容取材豫讓刺殺趙襄子的故事。這齣戲由朱雙雲編成，也是繼一九〇四年的《刺馬》、一九〇五年的《閻殺風潮》之後，上海學生另一齣以刺客爲主題的作品。如上文所言，最能解釋學生對刺客充

60 〈又是演劇助振〉，《時報》第2張第1頁，1907年2月21日；〈益友社演劇助振廣告〉，《申報》第1張第1版，1907年2月22日；朱雙雲：《新劇史》，「春秋」，頁4-5；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頁40。

61 〈游藝會之先聲〉，《申報》第18版，1907年8月12日；〈速購入覽券〉廣告，《新聞報》第1張第1版，1907年8月13日。

62 〈一社演劇助賑〉劇目告白，《新聞報》第7版，1908年7月15日。

63 〈天仙茶園劇目告白〉，《時報》第2張第2頁，1908年8月12日；朱雙雲：《新劇史》，「春秋」，頁10。

64 〈演劇聯合會開演新戲〉，《神州日報》第4頁，1909年2月5日；朱雙雲：《新劇史》，「春秋」，頁1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滿興趣的原因，莫過於晚清劇烈動盪的政治局勢。一社之後，上海演劇聯合會又重演了《一劍憤》。[65]

另如聯合遊藝會演出的《上馬台》（又名《沭陽胡女士》），亦取材當時眾所矚目的社會案件：蘇北沭陽縣上馬台村一戶徐姓鄉紳的媳婦胡仿蘭在新思潮影響下，決意不再纏足，並渴望進學堂讀書。胡仿蘭不單自己帶頭放足，也以此勸說親族中的女性成員。她的前衛之舉在保守的公婆眼中悖逆至極，決定將她監禁房中，並斷絕糧食。一九〇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胡仿蘭在斷食四日之後不堪逼迫，服下公婆送來的毒藥自盡身亡。此事自六月中旬被披露在上海各大報刊後，迅速引起各方人士的注意。一群就讀上海各學堂的淮、徐、海籍學生主動前往沭陽查訪，七月二十二日，《申報》披露了此次查訪所得的胡仿蘭遺書，輿論隨之震動，紛紛要求兩江總督端方嚴加查辦。[66]一直關注此案的上海天足會會長沈敦和（1866-1920）表示，他計劃將此事「編入敝會季報，演成戲劇，付諸梨園，以爲永遠之紀念，且便下流社會羣知女界文明有女士其人者……。」[67]八月中旬《上馬台》一劇演出時此案尚未塵埃落定，聯合遊藝會可說是最快將沈敦和想法落實的團體。[68]

胡仿蘭之死所以引發許多關注，主要在於主角被逼迫致死的理由——放足和進學堂——正是新知識空間極爲看重的興國良策。[69]胡仿蘭的想法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早已稱不上多麼驚世駭俗，但在沭陽這樣新知尚未普及的地方，良策只能被看作充滿惡意的邪僻思想。上海學堂學生組織的調查行動表達了對胡仿蘭的同情、惋惜，也充滿對徐家公婆和地方官吏的反感。開明學會與學生調查會的合作演出，既是對胡仿蘭的公開追悼，也是對徐家、沭陽縣令，乃至國內反對新學人士的另類控訴。

---

65 〈春桂茶園劇目告白〉，《新聞報》第1張第6版，1909年2月5日；朱雙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頁64。

66 〈徐氏婦別兄嫂書〉，《申報》第10版，1907年7月22日；〈沭陽徐氏婦臨終絕筆〉，《申報》第4版，1907年7月24日；夏曉虹：《晚清女性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57-266。

67 〈天足會沈仲禮觀察致宋敦甫觀察書〉，《申報》第12版，1907年7月31日。

68 《天足會報》戊申第1期（1908年4月1日）開始連載一齣名爲《沭陽女士》的京劇劇本，此應轉載自《北京女報》。目前無法確定這個劇本與聯合遊藝會演出的《上馬台》有何關聯。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現代中國》，頁274-276。

69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頁103-105、121-124；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頁281-2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晚清上海學生演劇的內容反覆碰觸了社會變動所形成的矛盾與張力，而學堂學生粉墨登場，一再涉入傳統「賤業」的行爲本身，同樣形成了社會張力的一部分。例如《時報》便有讀者投書論及學生演劇助賑之事：「梨園而演劇助賑，分也；校書而演劇助賑，亦分也。皆當讚美之者也何？則彼其業固爲演劇也。業演劇而以之助賑，所謂不出其位也。乃今學堂學生而亦紛紛演劇助賑焉，何也？豈助賑之□舍演劇別無他道乎？」[70]言下之意，無非質疑學生和演劇原本互不相關，以演戲的方式助賑，究竟爲的是演戲還是助賑？類似的質疑代表了當時社會對學生演劇所持的異樣眼光。在公益善舉的名義下，學生演劇彷彿贏得了社會認可，實則如履薄冰，不過是項可有可無的課外活動。東京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春柳社即使得到當地媒體及劇場專業人士的盛讚，仍然被官派的遊學監督下令禁止。[71]上海學生演劇一度也在官府禁令下走入沉寂。

此事直接源自民立中學的祭孔戲。一九〇九年十月十日，民立中學按往例在孔誕日讓學生登臺表演。[72]事後有位名叫王安民的觀眾認爲演出內容過於猥褻，以極其強烈的態度公開批評並向官府檢舉。民立中學過去熱情參與祭孔戲的汪優游、王幻身和朱雙雲等人，此時都已畢業或轉學，一九〇九年負責策劃節目的是許之本、錢才良兩位學生，同時也有會唱戲的學校教員陳平石、方根生等人參與演出。與過去的祭孔戲不同，當日表演的作品無關時事，卻是傳統劇場一向頗受歡迎的《新戲迷傳》、《十八扯》、《花蝴蝶》等劇。[73]《新戲迷傳》（改自《戲迷傳》）和《十八扯》是兩齣異曲同工的作品，均以滑稽見長，特色是把許多互不相干戲碼中的唱段雜而匯之，娛樂性十足。這兩齣戲的演員都有很大的即興空間，可依各人熟悉的唱段不同自行稼接。《十八扯》藉兄妹串戲的框架拼貼唱段，包括出現兄妹反串夫妻的情節。[74]當天的《新戲迷傳》有《武松殺嫂》唱段，《花蝴蝶》則演姜永志夜闖民宅，殺女劫財，劇情更是「誨淫誨盜」。我們不知道民立中學的演出露骨到什麼程度，根據王安民的說法，臺上「淫穢狀態不

70　〈演劇助賑〉，《時報》第1張第3頁，1907年1月17日。

71　〈監督禁學生演劇〉，《直隸教育官報》第86期（1909年3月6日），頁118-119。

72　〈贈券〉，《申報》第3張第3版，1909年10月10日。

73　這是江蘇學署調查的結果。當天還有一齣《可憐蟲》，是外國戲。參見〈江蘇提學司樊詳請禁止學生演劇文〉，《浙江教育官報》第17期（1910年2月19日），頁86。

74　大錯述考，德福正曲，鈍根編次，振之校訂：〈十八扯〉，《戲考》（上海：中華圖書館，1924年再版），第9冊，頁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堪入目」，甚至有「陽貨欲見孔子之怪狀」、「迎春坊四弄之口吻」。[75]

王安民在演出後隨即印發傳單，不但把他口氣強烈的批評寄送報社，還直接將傳單郵遞至江蘇學務處。民立中學校方以大動作登報指責王安民破壞校譽，王安民同樣在報上回函反擊，表示他已將此事狀告當局。[76]雙方的激烈態度引起上海媒體的議論，而多數都附和王安民的看法。《申報》認爲，與上海演出改良新劇的戲園相較，「學界之程度已不若伶界遠甚」、「恐異日人將以舊日藐伶界之心理加諸學生」、「不能不爲學界前途放聲一哭！」[77]《時報》先是嘆道「劣劇之精神，反浸潤入於學界」，[78]之後又利用社論擴大討論此事。該報社論的立場已不只是批評民立中學的祭孔演出，甚至擴大質疑學生演劇本身實爲有害人心之事：「藉公益之虛名，縱遊戲之大欲，莘莘學子，居然與梨園子弟較色藝之短長，天下之怪現象，孰有甚於是者？」這篇社論並憂心忡忡地預測：「充類至義之既盡，吾知必有閨秀淑媛登臺而說法者矣！履霜堅氷之漸，其可不爲之防也？」[79]

王安民的信件和輿論的聲浪引起教育當局的重視。江蘇提學使樊恭煦以此案「與世道人心大有關係」，下令上海勸學所進行調查。[80]確定民立中學演出《十八扯》等劇後，樊恭煦決定將參與此次演劇的學生一律開除，並「行文各省，無論何等學堂，不准收考」，[81]帶頭的許之本、錢才良和其它三位男扮女裝

---

75 王安民：〈來函〉，《神州日報》第4頁，1909年10月14日；〈王安民第二次通告各團體諸君鑒〉，《申報》第3張第4版，1909年10月22日。迎春坊是上海妓女寓所集中地之一。參見〈花國采新〉，《消閒錄》第2版，1901年3月5日；〈怪不得上海嫖客多〉，《消閒錄》第2版，1901年4月28日。

76 10月14日《神州日報》刊登了王安民批評民立中學的傳單，但登出時略去校名。同日，江蘇學務處收到王安民的郵件。民立中學表達抗議的〈王安民鑒〉自10月19日在《時報》、《神州日報》和《新聞報》上連登三日，接著又自22日起在《時報》和《新聞報》刊登〈訪查王安民賞格〉，亦連登三日。王安民的回函於22日登在《申報》。參見〈學司樊密札上海縣勸學所飭查上海民立中學堂演劇一案復核由〉（1909年10月18日），收入《江蘇學務文牘》第2編（1910年11月）。另外，朱雙雲的《新劇史》對王安民事件亦略有所述，但時間整整提前了一年，被誤記爲戊申年（1908）孔誕日之事。見該書「春秋」，頁10-11。

77 〈學界與伶界之消長〉，《申報》第2張第4版，1909年10月16日。

78 春草：〈改良歟？改劣歟？〉，《時報》第4張，1909年10月26日。

79 〈論滬上新流行之害人物〉，《時報》第1張第2頁，1909年11月9日。

80 見〈學司樊密札上海縣勸學所飭查上海民立中學堂演劇一案復核由〉（1909年10月18日）。

81 見〈學司樊詳兩院據委員姚直牧炳熊稟復查明上海民立中學演劇一案分別擬議辦法請示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學生還要註銷過去取得的任何文憑。教員陳平石、方根生等人不但開除，「行〔文〕各省學司，不准派充教員」，同時也要追繳過去的畢業文憑。此外官府將派監學前往民立中學，確保學生演劇之事不再出現。當年年底，兩江總督張人駿批可了樊恭煦的意見。[82]次年三月，浙江提學使袁嘉谷便行文各府，申明不准聘用或錄取江蘇省開除的師生。[83]

江蘇官府的裁罰造成明顯的寒蟬效應。直到一九一一年革命軍光復上海，當地非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在近兩年的時間內，呈現近乎停滯的狀態。這段時間裏，只有極少數的學堂在校內進行小規模演出。學堂若有募款的需要，則以委託職業劇場演義務戲的方式進行，而學生或教員並不親自登臺。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一所私營的慧秀中西女學堂商請丹桂茶園演劇籌款，並安排女學童登臺演唱迎賓、謝賓歌曲，官府調查後勒令學校停閉。[84]直到爲革命軍助餉成爲新一波學生演劇的名目，加上民國成立後社會風氣的轉變，上海學生的演劇活動才重新復甦起來。

三、上海學生演劇的特色及其影響

受義和團事件的衝擊，晚清十年的新知識空間出現許多主張戲劇改良的言論。這些言論十分看重戲劇對民眾的影響力，認爲劇場可以是宣傳改革思想、喚醒國族意識的場所。當學生演劇的內容表達對內政、外交、災荒等國家大事的關懷時，並未遇上任何反對意見，但當學生演劇純粹追求娛樂效果的時候，仍要受到傳統「戲無益」觀念的質疑。陳佩忍大力鼓吹年青人投入演劇工作，然而他的前提依然不外乎演劇對國家的益處：

> 我青年之同胞赤手掣鯨，空拳射虎，事終不成而熱血徒冷，則曷不如一決藩籬，遁而隸諸梨園菊部之籍，得日與優孟、秦青、韓蛾、緜駒之儔爲

由〉（1909年12月4日），收入《江蘇學務文牘》第2編（1910年11月）。

82 同前註。

83 〈本署司袁札飭各府申明上海民立中學演劇案內情節較重之教員學生不准聘收文〉（1910年3月2日），《浙江教育官報》第18期（1910年3月20日），頁182-183。

84 〈澈查惠秀女學師生演劇事〉，《時報》第4張，1910年11月29日；〈教育會查究女生演劇〉，《申報》第2張第2版，1910年11月29日；〈學司樊呈報督撫憲據上海縣詳復及吳省視學摺呈慧秀女校學童在戲園登臺唱歌勒令停閉請鑒核由〉（1910年12月29日），收入《江蘇學務文牘》第4編（1911年5月）。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 伍？上之則爲王郎之悲歌斫地，次之則繼柳敬亭之評話驚人，要反足以發舒其民族主義，而一吐胸中之塊壘。此其奏效之捷，必有過於勞心焦思，孜孜矻矻以作《革命軍》、《駁康書》、《黃帝魂》、《落花夢》、《自由血》者殆千萬倍。[85]

他所要鼓吹的青年，多半是著重思考如何改變政局之人，而非優先鑽研劇場藝術者。

另一篇文章注意到學生演劇「贊同者謂於社會上、教育上皆有裨益，反對者詆爲廢時荒業、隳靡學風」，於是考察西洋（主要是德國）經驗，歷數各時代學生劇的重要性後，總結說道：「要之，學校劇者，自來皆以增進語學爲目的……故非娛樂之具，而爲研究文學之方。其獎勵之也，豈無故哉？」[86]換句話說，學生演劇值得提倡的理由，仍然在於它可對演劇以外的事務有益，演劇本身則未被賦予獨立的價值或正當性，更遑論被承認它可帶來的樂趣了。於是，這些言論並無法反映參與者在演劇工作中可能獲得的滿足與成就感，也難以用來測繪清末學生演劇對中國現代劇場的重要性。

一九〇九年民立中學祭孔戲的內容凸顯了學生演劇本身對趣味的追求，而這並非當年才有的內在動機。在《十八扯》、《新戲迷傳》之前，我們便可見到其它無關時局，以逗樂爲目的的戲碼：文友會曾經演過一齣即興編成的時裝滑稽劇，其它學生團體則分別演過《化子拾金》、《河東獅吼》、《馬浪蕩》等傳統喜劇。在幾種目前通行的戲劇史中，「感時憂國」多半被看作清末學生演劇發生的原因，認爲這群青年學子「熱情地爲『維新』、『救國』、和『開啓民智』而粉墨登場」[87]，「將戲劇作爲諷刺現實、教育民衆的重要手段」[88]。這種看法只能著重紀錄《張廷標被難》、《江西教案》、《上馬台》等時事劇，同時選擇遺忘其它類型的演出。上海學生演劇或許對時局的變遷十分敏感，也偶爾會把新知識空間重視的議題帶到茶園中，對各種階級都有的看客演出，但他們很少有主動

---

85 佩忍：〈論戲劇之有益〉，《警鐘日報》第1板，1904年8月21日。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又轉載於《二十世紀大舞臺》第1期（1904年10月），頁8-9。

86 LYM：〈學校劇之沿革〉，《學報》第8期（1908年4月18日），頁143-146。這篇文章之後轉載於《申報》：〈學校演劇之沿革〉，《申報》第2張第3版，1908年5月26-27日。阿英誤記該文出處爲《學報》「第十期」，見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60。

87 陳白塵、董健：《中國現代戲劇史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頁36。

88 田本相：《中國話劇藝術通史》第1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走向下層民眾的行動。事實上，學生演劇即便演出與時事相關的戲碼，也無法忽視他們在當中可能獲得難以取代的愉悅及刺激。在風氣開通的上海，他們得以扮成種種古今中外的大小人物，並想像這些人物的舉手投足。

若論開啓民智，到宣講所講書或讀報會是比演戲更容易的方式。這些學生寧可選擇複雜的辦法，並努力創造自己在課餘時間登臺的機會，很難說其中沒有自我滿足的內在動機。在追求趣味的同時，他們也藉由實踐一項被傳統價值鄙視的藝術來質疑傳統價值。面對科舉不再、各項改良與革命論述震天價響的變局，舞臺曾是他們探詢自我和試圖理解所處環境的空間。

汪優游詳細記述過自己參與一社時，如何編演獨角啞劇《新跳加官》的過程。他在戲中扮成造型滑稽的官吏，利用各種服裝道具分段表演貪斂錢財、嗜殺革命黨、討姨太太、向洋大人磕頭、遇亂事逃命等情狀。戲在演出後大受歡迎，而《新跳加官》產生的原因，結合了汪優游對獨角戲演出方式的思索、對動盪時局的敏感，以及對登臺表演的渴望——或曰戲癮。[89]學生演劇的動機大抵如是：一方面爲了登臺實現自我，一方面爲了表達自己對時局的觀察所得。

清末成立的演劇團體中，對中國現代劇場發展最爲關鍵的莫過於春柳社、春陽社、通鑑學校和進化團，而這些團體的創辦人或成員都不乏上海學生演劇的背景。春柳社的發起人之一李叔同（1880-1942）於一九〇一年八月考入南洋公學甫成立的「特班」，就讀至一九〇二年底該校發生退學風潮爲止。一九〇三年他進入聖約翰書院擔任教職，次年參加沈叔逵主持的樂歌講習會，學習風琴演奏和作曲，並與馬相伯（1840-1939）、穆藕初（1876-1943）等人一同成立推廣社會教育的滬學會，主持其中的義務小學。[90]一九〇五年他爲該會春節時舉辦的聚會編撰新戲《文野婚姻》。[91]一九〇六年九月進入東京美術學校以前，李叔同不但

89 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第1卷第5期（1934年10月15日），頁95-97。汪優游後來加入進化團時，《新跳加官》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戲。此時戲的結構不變，內容則繼續保持對時局的巧妙呼應。見過雲：〈新新舞臺之《新加官》〉，《時事新報》第3張第2版，1912年5月16日。

90 〈滬學會章程〉，《警鐘日報》第4板，1904年8月27日；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收入方爾同、陳正書標點：《李平書七十自述、藕初五十自述、王曉籟述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09-110。

91 〈滬學會之文明遊戲〉，《時報》第6張，1905年2月13日；〈爲滬學會撰《文野婚姻》新戲冊既竟系之以詩〉，《醒獅》第2期（1905年10月28日），頁119；郭長海、金菊貞：〈李叔同事跡繫年〉，《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7期，頁38-41。《文野婚姻》的演出地點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堂。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已具備中國美術和西洋音樂的根柢，上海新知識空間所提供的資源，也使他有過戲劇創作的機會。[92]

春陽社在其〈意見書〉中說道：「……留日諸君已創春柳社於東京，各國歡迎，徧於報章」，[93]顯示日本留學生的藝術實驗透過現代報刊的傳播，對上海的新劇活動有過一定的示範作用。但國內若缺乏足夠條件，單靠春柳社的海外實驗，仍然難以帶動任何重要作爲。從春陽社首演《黑奴籲天》留下的合照可以看出，參與演出者大半都是年青人。[94]春陽社的發起人之一王鐘聲也曾表示，社員中除了已經就業的社會人士，部份正當「青年嚮學之時」[95]。王鐘聲之後將春陽社進一步改組爲通鑑學校，而這所以教授戲劇爲主旨的「學校」，實際上更像是個流浪戲班。在維時四個月的短暫期間內，它和上海、杭州等地的公共劇場進行常態性的合作，每晚以「官話新劇」擔任大軸。在演出形態、經營模式和四處尋找觀衆及演出場地各方面，通鑑學校都可說是職業新劇的開路先鋒。從背景條件來說，春陽社和通鑑學校的成立，很大程度得力於上海學生演劇過去數年的發展，也直接受益於演劇助賑的風氣——《黑奴籲天》便依舊帶有明確的助賑目的。[96]

根據湖北官府對進化團成員進行的調查，該團包括「首領」任文毅（即任天知）在內共二十六人，其中二十一位畢業或肄業於國內各新式學堂。這二十一位學堂學生裏，至少八位曾在上海求學，包括汪優游（此時的學歷爲江南水師學堂畢業生）、王幻身（郵傳部高等實業學堂，即前南洋公學）以及一名「上海通鑑

92 李叔同另外留下過京劇《虬蜡廟》的扮裝劇照，一般認爲他也曾當過票友。黃愛華對此提出過質疑，後來又相信有這麼回事。見黃愛華：〈李叔同早期戲劇活動考論〉，《戲劇藝術》第101期（2001年6月），頁53-55；及其《20世紀中外戲劇比較論稿》（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6。

93 沈仲禮（沈敦和）、馬相伯、王熙普（王鐘聲）：〈春陽社意見書〉，《大公報》第7頁，1907年10月15日。

94 吉川良和：〈王鐘声事蹟二攷〉，《一橋社会科学》2號（2007年3月），頁75。

95 〈春陽社改併通鑑學校〉，《時報》第1張第1頁，1908年3月7日。

96 〈春陽社演劇助賑廣告〉，《申報》第1張第1版，1907年11月1日。進一步關於春陽社、通鑑學校以及新劇《黑奴籲天》參與助賑等社會運動的情形，請參考鍾欣志：〈晚清現代劇場的社會動力——以春陽社及其《黑奴籲天》爲例〉，《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2010》（臺北：文化大學戲劇系，2010年），頁177-203；以及鍾欣志：〈越界與漫遊：尋覓現代觀眾的「鐘聲新劇」〉，《戲劇學刊》第14期（2011年7月）。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學校畢業生」李俊。[97]朱雙雲日後追溯職業話劇的起源時，認爲中國話劇誕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一般愛好戲劇的學生，走出學校之後，找不到相當出路，正在苦悶之中」，恰好王鐘聲、任天知等相繼成團，便吸收了一批這類學生。[98]這些陸續成立的新劇團，顯然爲上海學堂出身的戲劇愛好者提供了投入職業劇壇的良機，這些人也進而成爲中國現代劇場難以忽視的一群。

透過報刊的傳播力量，以及外埠巡演的行動，上海學生演劇的影響並不止於上海一地。一九〇九年初，漢口出現了一個模仿春陽社的新劇團體，取名爲「振夏社」[99]。上海演劇聯合會在同一年巡演蘇州，不久，當地東吳大學的學生便首度成立劇社，在校慶日上開始了該校的演劇活動。[100]首屆東吳劇社（S. U. Dramatic Club）的主事者爲陳聽奕；如同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一樣，他也在具有教會背景的校園中得到劇場實務工作的機會，並以此基礎踏上專業劇場的道路。一九一二年，陳聽奕以「陳大悲」之名加入進化團，在上海新新舞臺與汪優游等一同排戲、演出（參見圖四）。[101]



【圖四：陳大悲（右）、汪優游（左）合演《祖國》劇裝照】
資料來源：〈陳大悲、汪優游〉，《快活世界》第1期（1914年8月15日）。

97 〈鄂督查禁醒世社演劇之始末〉，《時報》第3張，1911年8月4日。這份名單第二天又被轉載於：〈進化團之人物誌〉，《民立報》第4頁，1911年8月5日。

98 朱雙雲：《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頁1-2。

99 〈振夏社被人搗毀〉，《新聞報》第1張第4版，1909年3月28日。

100 朱雙雲：《新劇史》，「春秋」，頁12；朱棟霖：〈清末上海學生演劇是中國現代話劇的開端〉，《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9。

101 〈新新舞臺廣告：天知派新劇定期開演全本新劇〉，《天鐸報》第2版，1912年4月13日。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大悲、汪優游、王幻身等人在進化團解散後，繼續活躍在民初文明戲的臺前幕後。做爲職業劇人，他們必須面對大量而密集的編演工作，正好與學生時代努力尋求演出機會的狀況相反。不過，商業劇場的環境並未使他們放棄探索劇場作爲一門藝術的可能性。一九二〇年十月，汪優游在新舞臺帶頭排演的《華奶奶之職業》（*Mrs. Warren's Profession*）間接引起了「愛美劇」的主張。出於對中國職業劇壇現況的不滿，愛美劇把注意力放到以興趣爲基礎，在演出上不受票房壓力影響的業餘（amateur，宋春舫譯爲「愛美的」）演員身上，將他們視爲改變的希望。陳大悲說：「所以我國現在要望有好的戲劇出現，只有讓一般不靠演戲吃飯，而且有知識的人，多組織愛美的戲劇團，來研究戲劇，不然，就絕對沒有希望。」[102]鄭振鐸則說：「我們的光明運動的開始，必定是——也許光明運動的終點也必是——愛美的戲劇運動；我們所製造的光明，也必是愛美的戲劇。」[103]這些演起戲來可以較不理會經濟壓力，於是可以帶領中國劇場出黑暗入光明的人，指的主要便是在學學生。

汪優游、陳大悲等人在二〇年代初不斷表達對職業劇壇陳陳相因的反感，其激烈程度幾乎到了棄絕一般觀眾的程度。回顧晚清的學生演劇不難看出，他們大力鼓吹愛美劇，很大程度上是嘗試回歸自己年輕時剛踏入劇場的環境。當他們在劇壇上遇到瓶頸的時候，選擇回到相對單純的校園中，尋找重新出發的力量。此時的中國社會對學生粉墨登場一事依舊存有芥蒂。一九二〇年代盛行的學生演劇，常常仍需依附助賑的名義方得爲之。與此同時，他們對時局的敏感亦未稍減。從辛亥之前到五四之後，上海學生演劇都對中國現代劇場的緣起有過關鍵性的影響。這群投入劇場藝術的學生既開拓了商業劇場之外的實驗空間，假以時日，也可能成爲商業劇場的創作新血。

結論

一九〇五年底清廷正式下詔廢除科舉之前，新式學堂的發展多少受到傳統觀念與現實考量的侷限。之後，不論官辦或私立的學堂皆如雨後春筍般快速成

[102] 陳大悲：《愛美的戲劇》（北京：晨報社，1922年），頁21。
[103] 鄭振鐸：〈光明運動的開始〉，《戲劇》1卷3期（1921年7月30日），頁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104]隨著學堂數量的激增，學生也成爲一批身份特殊的新興社群。參與演劇活動的學生，都是此新興社群的成員，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從制度到課程內容都與過去科舉至上的教學系統判然有別。對這些學生來說，舞臺表演是他們在變動時代探尋生存價值的一種方式。

晚清社會尚未普遍接受學生演劇，但這並未阻止有心投身其中的青年學子。他們選擇搬演的題材和粉墨登場的行爲本身，都直接碰觸了保守人士的禁忌與變動時局中的敏感議題。他們以新學爲基礎，以自編新劇不斷衝撞現有文化，不僅成爲往後學生演劇的重要模範，也是中國現代劇場的重要源頭之一。部分熱衷此道的成員，對二十世紀的職業劇場和業餘劇場都有過十分重要的影響。

通過以上的查考，我們應可對這段時期的學生演劇得到一番不同於以往的認知。相較於過去以啓蒙、救亡爲主軸的理解角度，我認爲當時學生演劇的主題雖然反映出對時局變遷的關注，但參與之人顯然更著意探尋自己在變局中的位置，而不是對特定觀眾灌輸某種思想觀念。演劇其實是這些學生挑戰既有規範、摸索立身之道的方式。並且，這項活動本身可能帶來的趣味及自我滿足也不應被忽視。對於中國現代劇場的緣起，此點與場上所演之戲同樣關鍵。

104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31-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晚清上海學生演劇統計資料（1896-1910）

演出日期	演出場合或緣由	演出單位	演出地點	演出劇目	備註
1896.07.18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劇社	梵王渡該校General Assembly Room	莎劇《威尼斯商人》法庭一景	英文演出
1897.04.22	Meet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Science, Arts and Literature	聖約翰書院劇社	Royal Asiatic Society's Lecture Room	莎劇《威尼斯商人》法庭一景	英文演出
1897.07.20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Dramatic Club	該校main courtyard	*Within His Danger*	英文演出
1897.12.18		聖約翰書院劇社		*Within His Danger; The Ungrateful Husband*（《薄情郎》）	WHD英文演出《薄情郎》中文演出
1897.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書院	該校校內	*The Ungrateful Husband*	中文演出
1898.07.19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劇社	該校Quadrangle	*The Beggar Prince*（《乞丐王子》）	卜舫濟譯自中國古劇，英文演出。孫玉聲到場觀賞
1899.07.19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	該校Quadrangle	莎劇《凱撒大帝》廣場一景	英文演出
1900.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書院	該校General Assembly Room	*Vice Versa; The Two Thieves*（《笨賊一對》）	VV英文演出、《笨賊一對》中文演出
1901.02中旬（年假前）		南洋公學中院二班	該校校內	《六君子》《經國美談》及義和團事	連續演出四晚。據鴻年1922及《新劇史》及列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演出日期	演出場合或緣由	演出單位	演出地點	演出劇目	備註
1901.07.19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	該校校內	莎劇《哈姆雷特》墓園一景	英文演出
1901.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書院	該校General Assembly Room	喜劇一齣，劇名不詳	中文演出
1902.07.18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	該校Quadrangle	莎劇《威尼斯商人》法庭一景	英文演出
1902.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書院	該校General Assembly Room	*The Hollow Happiness*（《空歡喜》）	
1903.06.04		聖約翰書院		莎劇《亨利八世》審判場景	著中國戲服
1903.07.15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	該校校內	某古典劇目	因暴雨臨時取消
1903.10.17（孔誕日）	孔子誕辰祭禮	育材學堂	大東門內北城腳該校校內	演八國聯軍及江西教案事	據張軍2008：78；汪優游到場觀賞
1903.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書院	該校General Assembly Room	*Jack of the Four Trades*（《一無是處》之一）	中文演出
1903.12.25		尚賢堂	格致書院院內	不詳	
1904		徐匯公學		《脫難記》	準確演出日期待考。法文演出。
1904.07.21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	該校校內	莎劇《亨利八世》紅衣主教失勢一景	英文演出
1904.10.06（孔誕日）	孔子誕辰祭禮	南洋中學（前育材學堂）、民立中學	南洋中學校內	《刺馬》 《拘葉》 《張廷標被難》 《監生一班》	汪優游參與編演。
1904.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書院	該校同門廳	Self Help（《自救》）	中文演出；汪優游到場觀賞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演出日期	演出場合或緣由	演出單位	演出地點	演出劇目	備註
1905.02.13（正月初十）		滬學會	南市董家渡天主堂	《文野婚姻》	李叔同編劇
1905.02.18（元宵節）		文友會	新北門內晝錦牌樓陳宅該會內	《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即興編成的時裝滑稽劇一齣	汪優游組織，有育材學堂的校友加入
1905.07.14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書院	該校Quadrangle	莎劇《第十二夜》選段	英文演出
1905.09.25（孔誕日）	孔子誕辰祭禮	南洋中學	該校校內	《官場寫眞》《闇殺風潮》《學究改良》	
1905.09.25（孔誕日）	孔子誕辰祭禮	民立中學	新北門內硝皮弄該校校內	劇目不詳	朱雙雲到場觀賞。
1906.04.27	文學與辯論社主辦的音樂會	聖約翰大學	該校同門廳	自編相聲一段	助賑日本災情
1906.06.30	游藝會	震旦學院	該校校內	某法國劇目	
1906.07.06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大學	該校General Assembly Hall	莎劇《如願》選段	英文演出
1906.10.06	寰球中國學生會周年紀念會	聖約翰大學演劇部	頤園	喜劇一齣	
1906.10.14（孔誕日）	孔子誕辰祭禮	民立中學	校內	大鬧公堂戲。	朱雙雲參與
1906.12.06	爲慈善建築募款	聖約翰大學業餘劇社	新天安堂（Union Church Hall）	*Emancipation of Domestic Slaves*（《解放家奴》）	中文演出兩日
1906.12上旬	籌募校款	明德學校	新北門內晝錦牌樓陳宅	《化子拾金》	據《新劇史》列入
1906.12中旬	游藝會	南市商會學堂		新劇三齣	據《新劇史》列入
1906.12	籌募會費	青年會演劇部	該會會堂	劇目不詳	據《新劇史》列入
1906.12.17	西敏寺合唱團缺席	聖約翰大學	該校校內	《解放家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演出日期	演出場合或緣由	演出單位	演出地點	演出劇目	備註
1906.12.22	演劇助賑	華童公學	愛而近路該校校內	劇目不詳	助賑江北大水
1906.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大學	該校思顏堂（Yen Hall）	*Jack of all Trades*（《一無是處》之二）	
1906.12.27	籌募會款	寰球中國學生會、聖約翰大學	南京路議事廳（Town Hall）	《光緒四十二年之中國》第一齣〈社會改良〉	中文演出
1906.12.30	演劇助賑	女子中西醫學堂	張園	劇目不詳	助賑江北大水
1907.01.19	演劇助賑	培才學堂	新北門內晝錦牌樓陳宅	劇目不詳	助賑江北大水
1907.01.19	孤兒院建屋集資音樂會	虹口唱詩學堂	蘇州路新天安堂	《河東獅吼》 《新舊紛爭》	
1907.02.19（正月初七） 1907.02.20（正月初八）	演劇助賑	開明演劇會	小東門內東街仁和里道前小學堂（南洋中學預科）	《官吏改良》 《軍士改良》 《家庭改良》 《社會改良》 《教育改良》 《僧道改良》 《災民淚》	助賑江北大水 朱雙雲、汪優游參與
1907.02.24	演劇助賑	益友演劇會開明演劇會助演	張園安塏第	劇目不詳	助賑江北大水
1907.04.14	演劇助賑	實業學堂、震旦學院	李公祠	《璧衣緣》 《僞繙譯》 《冬青引》	助賑江北大水
1907.04.21	演劇助賑	實業學堂、震旦學院	李公祠	《姜范仇》 《雙熊記》 《冬青引》	《姜》《雙》兩劇以法文演出；助賑江北大水
1907.05.26	該校運動會及萬國賽珍會	中等商業學堂	下午在愚園，晚上在張園	《黃勳伯手擒劇盜》	賽珍會演出 助賑江北大水
1907.06.01	演劇助賑	中西書院扶雅會	虹口崑山路中西書院內	「以設身處地之法描摹災民情景」	助賑江北大水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立臺北大學 期刊資料庫

演出日期	演出場合或緣由	演出單位	演出地點	演出劇目	備註
1907.06.02	懇親會	安徽旅滬公學	頤園	《公憤》 《勵學》	
1907.07.05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大學	該校同門廳	莎劇《馴悍記》選段	英文演出
1907.07.07	暑假式學藝會	尚公小學	美界和康里該校校內	《顛倒是非》 《將來之希望》	
1907.07.13	懇親會	民立幼童學校	西門外高昌廟該校校內	演宋賢呂希哲故事	
1907.08.15（七夕）	聯合遊藝會	開明演劇會、學生調查會	春仙戲園	《上馬台》 《情長氣短》	《上》又名《沭陽胡女士》
1907.10.04（孔誕日）	孔子誕辰紀念	高等實業學堂（原南洋公學）	該校校內	新劇四齣	據《新劇史》列入
1907.11.02		Juveniles' Dramatic Club	青年會殉道堂	*Red Riding Hood*	英文演出
1907.11.04	演劇助賑	春陽社	蘭心劇院	《黑奴籲天》	連演三日
1907.12.22		春陽社	蘭心劇院	《黑奴籲天》	
1907.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大學	該校同門廳	喜劇《怪新娘》	
1907.12.28	助孤兒院募款	春陽社	青年會殉道堂	《黑奴籲天》 《鄔湯殉路》	
1908.02.12	募集辦學經費	春陽社	張園安塏第	《血手印》 《滑稽魂》 《黑奴籲天》	連演六日
1908.02.22		春陽社	張園	《血手印》 《滑稽魂》	
1908.02.23	浙江旅滬學會大會	春陽社	西門外斜橋浙紹永錫堂	《吊鄔湯》 《黑奴籲天》	
1908.05.03		通鑑學校	春仙茶園	《迦茵小傳》	連演四日
1908.05.17	助羣學會附屬小學經費	通鑑學校	張園	《姚烈士殉學》	
1908.05.23		通鑑學校	愚園	《中國之武士道》 《姚烈士殉學》	演出四日
1908.07.09	夏季學期結業式	聖約翰大學	該校校內	莎劇《仲夏夜之夢》選段	英文演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演出日期	演出場合或緣由	演出單位	演出地點	演出劇目	備註
1908.07.19	演劇助賑	一社	天仙茶園	《大跳加官》 《讀書樂》 《訴哀鴻》 《一劍憤》 《新烈女傳》 《送客譚》	助賑廣東水災 朱雙雲、汪優游參與
1908.08.12	演劇助賑	仁社	天仙茶園	《女君子》 《馬浪蕩》 《上海波》 《小鏡子》及戲法	助賑安徽水災 朱雙雲參與
1908.09.22（孔誕日）	孔子誕辰紀念	民立中學	新北門內該校校內	「時劇、西劇、時劇、古劇」	
1908.10.03（重陽節）	演劇助賑	餘時學會	天仙茶園	《愛國精神》《官紳鏡》 《墮淚碑》	助賑廣東水災
1908.11.07	學校週年紀念會	中國體操學校	北浙江路校內	《社會階級》口技、幻術	
1908.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大學業餘劇社	該校同門廳	短劇一齣	
1909.02.05		演劇聯合會	春桂茶園	《陞官圖》 《馬浪蕩》 《一劍憤》 《官紳鏡》	由一社、天義社、仁社、慈善會合組
1909.07	The Class-Day Celebration	聖約翰大學	該校 Quadrangle	四場演出之後各接演一齣喜劇	
1909.10.10（孔誕日）	孔子誕辰紀念	民立中學	新北門內該校校內	《新戲迷傳》 《十八扯》 《可憐蟲》 《花蝴蝶》	引發王安民的強烈批評
1909.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大學	該校同門廳	劇名不詳	中文演出，長達四小時
1910.01.09	遊藝會	泉漳公學	該校校內	伊藤博文被刺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演出日期	演出場合或緣由	演出單位	演出地點	演出劇目	備註
1910.04.27	遊藝會	震旦學院	該校校內	《吝嗇夫》（Molière's *L'Avare*）選段、《死前之一刻》（*Un quart d'heure avant sa mort*）	法文演出
1910.11.19		惠秀中西女學堂	寶善街丹桂（雲記）茶園	登臺唱迎賓歌、謝賓歌	導致該校遭官府查閉
1910.12.24	聖誕晚會	聖約翰大學	該校同門廳	黑面歌舞秀（minstrel show）	由Post和Barton兩位教授排演
1910.12.29	遊藝會	震旦學院	該校校內	「巧竊布丁之新劇」	法文演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晚清新知識空間裏的學生演劇與中國現代劇場的緣起

鍾欣志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文主要探討晚清上海非教會學校的學生演劇，以清末民初報刊、文牘上的資料對劇人留下的回憶進行辨析，試圖釐清相關演劇活動的來龍去脈。研究的時間範圍大致從一八九六年聖約翰書院開始演劇活動起，至一九一〇年民立中學的演出引起官府禁令爲止，著重考察學生演劇起始的過程、所演之戲的內容，並試圖從學生演劇的生成語境理解參與者的動力爲何。

在所有出現學生演劇的各級學堂中，民立中學和南洋中學無疑是當時非教會學校的代表。幾年之內，兩校已經成爲上海學生演劇極爲重要的人才來源。以這兩所中學校友爲班底的新劇社團從校園出發，逐步爭取到職業劇場中的演出機會。

相較於過去以啓蒙、救亡爲主軸的理解角度，我認爲當時學生演劇的主題雖然反映出對時局變遷的關注，但參與之人顯然更著意探尋自己在變局中的位置，而不是對特定觀眾灌輸某種思想觀念。演劇其實是這些學生挑戰既有規範、摸索立身之道的方式。並且，這項活動本身可能帶來的趣味及自我滿足也不應被忽視。對於中國現代劇場的緣起，此點與場上所演之戲同樣關鍵。

關鍵詞：學生演劇　早期話劇　民立中學　南洋中學　汪優游　朱雙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udents' Theatrical Activities in Late 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Theatre

Joscha CHUNG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heatr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student theatre in late-Qing Shanghai by using first-hand materials from contemporary newspapers, magazines and governmental documents. It focuses on the theatre activities of non-missionary schools and discusses how they started to be inspired by the missionary-based St. John's College where student theatre began as early as 1896. It also looks at the contents of the students' plays and their aspirations for thi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I wish to demonstrate that, instead of being part of the intellectuals' "Enlightenment" project or the revolution aiming to end the imperial rule as one would often read in written histories on the subject, the students were more eager to explore their positions in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What theatre meant for these young people was first a channel through which they could challenge existing boundaries and search for a possibility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It is also important not to ignore the playfulness and self-realization which students may occasion while taking part in theatrical works. This is as crucial as the staged plays when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theatre is considered.

Keywords: Student theatre modern Chinese theatre Wang Youyou Zhu Shuangyun early *Huaj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文獻資料

王韜：《漫遊隨錄》，上海：點石齋印行。複印本。

田本相：《中國話劇藝術通史》第1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朱棟霖：〈清末上海學生演劇是中國現代話劇的開端〉，收入袁國興編：《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朱雙雲：《新劇史》，上海：新劇小說社，1914年。

_____：《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年。

吳稚暉：〈南洋公學記事稿〉，收入羅家倫、黃季陸編：《吳稚暉先生全集》卷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

吳潤凱：〈復仇與革命——清末「暗殺潮」透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98期（2006年12月），頁66-75。

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李長莉：〈晚清上海的新知識空間〉，收入李長莉、左玉河編：《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汪優游：〈我的俳優生活〉，《社會月報》1卷1-5期，1934年6-10月15日。

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徐以驊編：《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

____：《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張軍：〈子虛烏有的早期話劇開山之作：《官場醜史》——兼論以南洋公學爲中心的上海初期學生劇活動〉，《戲劇》，2008年第3期，頁72-82。

捫虱談虎客（韓文舉）編：《近世中國秘史》第一編，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_____編：《近世中國秘史》第二編，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16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

陳大悲：《愛美的戲劇》，北京：晨報社，1922年。收入「民國叢書」第4編第63冊，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

陳白塵、董健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年。

陳佑　：〈革命與暗殺——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政治暴力的初步考察〉，《國史館館刊》第25期，2010年9月，頁1-36。

郭長海、金菊貞：〈李叔同事跡繫年〉，《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7期，頁38-43。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三）》，長沙：岳麓書社，1989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帝子孫之一人（黃藻）編：《黃帝魂》，出版地不詳：黃帝子孫之爲發行人，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8年。

黃愛華：〈李叔同早期戲劇活動考論〉，《戲劇藝術》第101期，2001年6月，頁50-58。

_____：《20世紀中外戲劇比較論稿》，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

熊月之、周武編：《聖約翰大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趙樹貴：《江西教案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歐陽予倩：〈談文明戲〉，《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第1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

穆藕初：〈藕初五十自述〉，收入方爾同、陳正書標點：《李平書七十自述、藕初五十自述、王曉籟述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鍾欣志：〈晚清現代劇場的社會動力——以春陽社及其《黑奴籲天》爲例〉，《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會論文集2010》，臺北：文化大學戲劇系，2010年。

_____：〈清末上海聖約翰大學演劇活動及其對中國現代劇場的歷史意義〉，收入袁國興編：《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

_____：〈越界與漫遊：尋覓現代觀眾的「鐘聲新劇」〉，《戲劇學刊》第14期，2011年7月。

鴻年：〈二十年來之新劇變遷史〉，《戲雜誌》，嘗試號，1922年，頁38-40。

顧德曼（Bryna Goodman）著，宋鈷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Cohen, Paul 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the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Lamberton, Mary.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吉川良和：〈王鐘声事蹟二攷〉，《一橋社会科学》2號，2007年3月，頁69-126。

報刊及其他資料

《二十世紀大舞臺》（微卷版）。

《大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外日報》（微卷版）。

《中國白話報》，收入《中國早期白話報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9年。

《天足會報》（微卷版）。

《天鐸報》（微卷版）。

《民立報》，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

《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6年；或微卷版。

《快活世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直隸教育官報》，收於「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
《俄事警聞》，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
《時事采新彙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時事新報》（微卷版）。
《時報》（微卷版）。
《浙江教育官報》，收於「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
《消閒錄》（微卷版）。
《神州日報》（微卷版）。
《國華報》（微卷版）。
《新聞報》（微卷版）。
《寰球中國學生報》（微卷版），亦收於「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
《學報》。
《醒獅》（微卷版）。
《戲劇》。
《警鐘日報》，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83年。
North-China Herald. Microfilm.（《北華捷報》）
St. John's Echo.（《約翰聲》）
《江蘇學務文牘》第一、二、三編，江蘇學務公所刷印，1910年11月。
《江蘇學務文牘》第四編，江蘇學務公所刷印，1911年5月。
大錯述考，德福正曲，鈍根編次，振之校訂：《戲考》第9冊，再版，上海：中華圖書館，1924年。
「晚清期刊全文資料庫」，上海圖書館製作。http://www.cnbksy.com/ShanghaiLibrary/pages/jsp/fm/index/index.js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